



智慧宝鉴

中华大方略全书

传家宝 福寿鉴

广积阴功天佑 出言行事俱厚
得失穷通不问 简默定慧无忧
家和宁静是福 疏食宽怡多寿



【清】

中华大方略全书

传家宝·福寿鉴

（清）石成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俚言	(1)
学堂条约	(30)
读书心法	(35)
师范	(38)
课儿八法	(44)
学训	(46)
天福编	(51)
添改神童诗	(54)
正学歌	(56)
女训	(58)
童礼知要	(60)
常礼须知	(66)
发答心言	(71)
新撰有福人歌	(75)
新撰好男儿歌	(79)
新撰好女娘歌	(81)
新撰坏婆娘歌	(83)
新撰天福歌	(86)
新撰莫愁歌	(87)

新七笔勾	(88)
改正七笔勾	(89)
新撰天如醒言	(91)
新辑甚么话	(93)
正得是	(95)
纂得确	(100)
纂得确二集	(103)

俚言

天下人众，以大概论之，读书明道之通士仅居小半，而不读书与少读书之常人，转居大半。若以深奥文言向常人谈说，犹方底圆盖，不能领略，说与不说同也。予住扬之邵伯东墅，父祖俱以耕读贻后。家大人维石公手抄训言二十余页，特命不肖庭训，谓言虽浅近，乃潞安知府李令萧公撰谕教民者，惟以正心敦伦为本，实吾人传家之宝也。予细捧读，语不深奥，即妇人小子闻皆知晓。惜语无多，予因不揣愚昧，仿添十七，妄分十类，首重人伦，先以事亲敬上、和妻教子之道，次涉世务，继以治家待人、重儒安分之法，复以行善戒恶为言行总要，撰集成部。予父以萧训为传家宝，予因谬用是名。虽来砭砭乱玉之诮，然而予之心存省济，则与萧公无异。愿世人各置案头，时阅体行，俱有福寿之享，而无灾难之侵，即奇珍异宝，未必胜此。方知浅言亦可少翼于经传。在读书通士，自必鄙此书之俚俗，然而有益于天下之不读与少读书者不小矣。原板字朦，因重刻印行。

乾隆四年仲春望日八十一岁天基老人石成金撰写

事亲

天地间的事，惟以人伦为重。这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兄弟、夫妇、朋友。要知父母之恩，我今与你们说。你们也知道父母有恩，怎奈你们孝顺处少，不孝顺处多。这是甚么缘由？只因父母生养的大恩，你们还不十分切实，虽有些孝顺的良心，却又日逐被货财、妻子亏损去了，又无人提醒你，所以不能尽心竭力去孝顺了。

你仔细想，你身体是何人生出来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你仔细想，你乳哺饥寒，是何人抚养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你仔细

想，你怀抱时痧麻痘疹，一切风寒病症是何人医救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你仔细想，你今知南知北，识长识短，是何人指教的，就知道父母大恩了。要知父母一团心血，全全放在儿子身上，然后才得长大成人。是以父母大恩比同天地高厚，并非虚言。予有常歌云：“我能数尽青丝发，只有亲恩数不来。”因其恩多难尽也！

你仔细想，父母生个儿子，十月怀胎，三年乳哺，也不知受了多少艰难劳苦，担了多少忧愁惊怕。即如假干就湿，出入搂抱提携，行走坐卧，痧麻痘疹，风寒饥饱，不知用尽了多少精神。若是见儿嘻笑，心里就有许多欢喜；见儿啼哭，心里就有许多烦恼。自己未曾吃饭，先怕儿子肚里饥饿；自己未曾穿衣，先怕儿子身上寒冷。饥饱也失错不得，冷暖也失错不得，时时防儿有病，事事要儿常安。那一刻不照管你？那一刻不疼惜你？巴得长大成人，就代你延师教训，不惜银钱；定亲婚娶，多费资财。期你立志成人，望你兴家安业。若是儿子有些疾痛，为父母不说幼弱难养，反怨自己调理失错，就日夜焦心，急忙去合药求医，祷神问卜，恨不得将身替代。你若出外远行，为父母的日常牵心挂意，就是早去迟来，还要倚门悬望。总而言之，要知为父母的一生一世经营算计，那一件不是为儿子的心肠？若教得成人，父母便不胜欢喜；若教不成人，便死不瞑目。可怜父母的精神，都费在儿子身上。及儿子年纪长大，怎奈父母日渐衰老，如此深恩，怎么报答得尽？你们为子的，细想就知道父母大恩了。常言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父母受了千辛万苦，也只指望儿子孝顺，有个后成。我看今世人，将父母生养你、教训你、婚配你，恰似该当的，所以不能孝顺。试看那乌鸦也晓得反哺，羔羊也知道跪乳，禽兽尚能报本，那有为人反不知孝顺的理？人若果然不知道孝顺，反不如那禽兽了。

凡人在初生的时，一刻也离不得父母。半载周岁，认得人的面目，在父母怀中便喜，若别人抱去便啼。自三四岁至十四五岁，饥则向父母要食，寒则向父母要衣。以前时日，人人皆知道亲爱父母，及至娶了媳妇，添了房中许多恩爱，就与父母间隔一层了。及至生了儿子，又添了眼前许多恩爱，又与父母间隔一层了。若遇着贤孝的妻子，就是家门之幸；遇着不贤孝的妻子，这个在枕边说公婆的是非，那个在膝前说爹娘的厚薄，三言两语，蓄积心头，反觉得父母有许多不是。日深月久，妻子渐亲，父母渐疏；妻子渐厚，父母渐薄。只知房中妻子是自己的，把两个老人家丢在堂上，冷冷清清，全然不管。绝不思想你当初十四岁以前，何曾有妻？何曾有子？那时候怀抱你的是何人？衣食你的是何人？照这样没良心的人，真正

不如禽兽了。

今人不孝顺的事也甚多，且将眼前的说几件与你听。假如父母要你一件东西，值些甚的，你就生一个吝惜心。要知你的身子也是父母生成的，何况身外之物呢？父母吩咐一件事，没甚的难干，你就生一个推托心。要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但死亡尚且不避，何况是劳苦易做的事呢？父母说了你几句，或骂了你几声，或打了你几下，就生一个嗔恨心不肯服他，甚至反面向向，怒目相看。要知道你奉承势利的人无所不至，就是被别人骂、别人打，也有甘心忍受的，只到了自己的父母便生嗔恨了，你何不将那奉承势利人的念头来奉承父母？性气自然平和了。况且父母因你做的事不好才说你、骂你、打你，这都是教训你学好成人。就是老人家做事颠倒，说话琐碎，以非理相加你，你也要欢喜承受，何况教训得正呢？又有一等人，背了父母，只爱自己的妻妾；丢了父母，只疼自己的儿女。你何不将爱妻妾的心肠爱父母呢？疼儿女的意思疼父母呢？前人说得好：“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则无有不孝。”此言值万金。

孝顺父母的道理，人人须要尽心竭力，大约孝顺父母有两件事：一要养父母的身，一要安父母的心，待我分别说与你听。

何为养父母的身？人家贫富贵贱，自有不同，各人随自己的力量，各人尽自己的家业。父母饥，则欢欢喜喜进饮食与吃；父母寒，则恭恭敬敬奉衣服与穿。有一样好饮食，就思想与父母吃；有一件好衣服，就思想与父母穿；有一处好房屋，就思想与父母住；有一样好器物，就思想与父母用；有一个好奴婢，就思想与父母服事。冬夏晨昏，俱要诚心照管，凡事俱要小心恭敬，逢时节以礼庆拜，遇生辰以礼祝贺。前人说得好：“得为而不为，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但养身细条，我今约有四样：一是饮食，二是衣服，三是起居，四是疾病。我逐件说与你听端的：

饮食的事，为人子者，那个不欲竭力珍馐、罗列甘旨？若是富贵人家，何难措办？若是家业淡泊的，便心中有余而力不足了。要知道菽水承欢，就是家常的菜蔬，只要咸淡得宜，生熟中节，不敢潦草，略有好食，先尽父母，至于自己粗粝，俱不计较。要奉承得父母欢喜，就是尽心。大约年老的人，脾胃自然虚薄，饮食难得消化，进的食物须要熟的、热的、软烂的、香美的，方才敬奉。凡是生冷粘腻、坚实难化之物，不可与食。新米、新面、糍粑伤脾之物，亦不可与食。凡食不可过饱、顿数不妨多几顿。吃过饭食，劝他走动走动，不可呆坐。过午晚上，略吃些须食物。这饮食调理，为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衣服的事，为人子者，那个不欲锦绣细软？但富贵人家便容易制造，若是寒素之家，何能如意？只要冷暖合宜，奉得父母欢喜，就是尽心。大约年老的人，气血自然衰弱，身体未免不耐寒暑，未曾冷先就怕冷，未曾热先就怕热。冬月衣服内棉花，每年要换新的，去其旧的。薄棉袄要做两件，秋冬来渐渐加添，春暖时渐渐减去。霜冷之月，若有暖阁轻裘，固是上等，如不能的，就是布被布衣，只要温暖。至于晚间，或将大砖煨热，布包放于脚后，或将锡造汤壶放于被内，因无火气，老人最好。再如夏月，夏衣须要凉爽，凡有汗的，须要频频洗换。若或鰥父寡母独睡孤眠，更要加意照管。这衣服调理，为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起居的事，为人子者，须要时时照看。凡是江湖风浪、危桥险岸、黑早黑夜、雨雪霜雾，俱不可令父母轻往。凡是丧祭斗讼、忧愁的事，俱不可令父母轻到。至于劳心费力的事，俱不可令父母去做。若遇喜庆快乐、安逸的事，就多劝父母去行。再如父母性所喜好的，如念佛、谈禅，或闲行游玩，或老友聚顽，或酒会，或饭会，力劝多为。其行住坐卧，俱要照管扶持。只要得父母安稳自在，快活过日，就是尽心了。这起居调理，为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疾病的事，为人子者，须要加意调摄，小心扶持，不离左右。思其受病之由，先用食治。如老人燥结，可用牛乳、人乳、肉汤、蜜汤等物；漕泻可用炒面、稠粥之类；风寒可用葱姜、胡椒；积食可用砂糖、神曲、山楂等类。若不得已，然后请明医用药。全要审其药性当否，不可轻用克伐，不可为庸医所误。凡病中煎制汤药、进奉饮食，俱要自己亲为，不可尽委奴婢，切不可生一个懈怠的心。只想你在幼小的时候有了疾病，为父母的不知代你调理了多少，你今日可有不尽心的理？试看当日汉文帝，母后有病，汤药尚且亲尝，这等孝心，何况你们？父母有病，万一作污床褥，为子者俱要勤勤洗净，勤勤拭换，切不可生一个恶嫌的心。只想你在怀抱中，便溺粪污，为父母的不知替你洁净了多少，你今日怎么恶嫌呢？人只想念父母的大恩，孝心即现。但有疾病，便昼夜俱在父母床傍坐卧，衣不解带，食不甘味，或要茶要水、饮食药饵，俱小心服事，灯火不息。只候病好，方才放心。父母养子倚靠，全在此时；为子尽孝，也全在此时。这疾病调理，为子者俱要放在心上。

再如人家媳妇，贤愚不等，须要常常查考他奉侍父母如何，不可但看眼前的殷勤，不顾背后的怠慢。若有兄弟几个，大家孝顺供养，固是极好的事，倘内中有不知孝顺的，各人只管自己尽心竭力，不必扳扯轮流养活。要晓得父母多吃你的一碗饭，多穿你的一件衣，就是你尽你的孝心，原不吃亏。

何为安父母的心？凡事要听父母教训，做个好人，行些好事，不敢越理犯法、惹祸招灾。大则扬名显亲，小则安分乐业，父母心中方才欢喜。为何孝字连个顺字？为子者须要时刻把父母的心细细体贴，着意尊敬，不敢有一些冲撞，言语遵从，不敢有一些违拗。不但承欢膝下不悖逆，就是父母不在面前，所作所为的事，略要父母担忧的，提起父母的念头，便急忙改正，惟恐亏体辱亲，这才叫做孝顺。

父母或有互相争闹的事，为子者须要委曲调停，不可偏生向背。或遇父母有不是的事，为子者须要和颜悦色，下气低声，从容劝谏，若父母坚意不从，须徐图感悟。万一父母动气打骂，只认为子的有未尽理处，须要安心忍受，曲意奉承。要晓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就是天，母就是地，那有人敢与天地争是非呢？圣贤常说：“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要令父母在生一日，宽怀一日，这便是安父母的心了。

最恨今人却有一种议论，说为子者虽该孝顺，也要看前亲后晚，父母待子如何。此等邪说，陷人不小，断断不可听他。纵或亲晚嫡庶间父母有些责备，毕竟是为子者有不尽理处，须当更加敬心诚意，和颜悦色，再无不感悟的人。

世上不孝的人，病根在于好货财、私妻子，却不知道身子还是父母生养的，一切家产资财，岂敢视为己物？就是父母年老，把家财托与儿子掌管，也要一钱一物，交父母看见，一出一入，听父母吩咐。前人云：“父在没子财。”那有儿子拘管父母的理？至于自己妻子，谁人不知爱重？但要知妻子是后来的人，若不是父母生下此身，焉有这妻子？况人若失了妻子，还能有个再娶的妻子；若伤了父母，那里再得个父母来？

继母、养母、庶母都是母，总看父亲面上，须要随处尽孝。

凡为人子者，要知自己日长一日，父母日老一日，若不及时孝顺，及至父母去世，虽有三牲五鼎，父母全看不见。“子欲养而亲不存”，追悔也是迟了。

父母万一有先去世的，单留鰥父寡母，最为苦楚，全要你为子者加倍体贴，不致寂寞孤凄，才是好子。我看今人只知携自己妻子入房，团聚欢乐，全不念老亲一人凄惨苦楚，若在风雨寒暑，过时节，更是难堪。为子者若不存心照管，试问生子何用？

“孝顺仍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不信但看檐前水，点点滴滴不差移。”此劝俗之至言也。要知自己儿子看见我如何孝顺父母，日后长大了，亦照样孝顺我；若或自己儿子看见我如何忤逆父母，日后长大了，亦照样忤逆我，此必然之理。究竟好是好的自己，坏是坏的自己，报应昭然，丝毫不爽。

皇上设立清律，颁行天下极严。忤逆父母，因其事负养育大恩，所以可恨。不要说别的，即或动口骂了父母一句，就该问绞罪。其余违犯教令及奉养有缺，与别立户籍分异财产之类，少不孝顺，都有个重罪，横受刑法，追悔何补？清夜思之，可不畏惧？

父母亡后，乘时埋葬，其祭奠自有当尽的理，全要一点至诚哀慕的真心，不在外边摆布的体面。纵年深日久，须当带领子孙，春秋祭扫，虔诚叩拜，或不时照看。如坟冢罗堆，少有倒塌，即时修理。只要常常思念父母，事死如事生，才是真孝。

敬上

皇上每年费用了几千万钱粮，在各省各府县设立许多大小官员，设立许多城垣兵马，都是代你们百姓保护安稳，若不如此，凶恶谋害，弱肉强食，怎得快活生业？此等皇恩，就该时刻莫忘了。

皇上大恩，每年用俸禄给养官员，为官的就该尽心爱养百姓，锄奸惩恶，兴利除害，不受贿赂，不听情面，就是报答皇恩了。为百姓的，只要安分守己，莫作非为，钱粮早早完纳，解济饷需，不烦官府催捉，凡事让人，不与争讼，就是报答皇上了。

天覆地载，日月照临，风调雨顺，都是天地莫大之恩。

师长不限定士子读书，即农桑耕种、百工技艺，无一件不是师傅教授才得成就。今日饱食暖衣，生活度日，都赖师傅的大恩，就该时刻莫忘了。

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

自古至今，许大的世界，许多的人民，全凭着一个礼字安排定了。这礼是甚么呢？就是所以辨尊卑上下、长幼大小的名分了。要知道世人只亏着名分维制，但相安于名分，则在上为纪纲法度，在下为风俗教化。否则小而犯上，大则作乱，无所不为了。

长上不止一端，除了自己兄长之外，就如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姊妹嫂，为之族长；外祖父母、母姨、妻父母之类，为之亲长；教学先生与那百工技艺之师，为之师长；本处大小官员，为之官长；有道德理学的，无论年纪老少，为之道德尊长；曾受朝廷爵禄而今家居的，不拘年纪多少，为之缙绅尊长；与我父祖交往，以及事业先入门的，为之前辈尊长；又有乡里中老年的，为之乡党尊长。这许多尊长，俱不可犯分。

如今风俗浇漓，人情奸险，把这“尊长”二字，全不放在心里。

其病根，只为把名分看轻了。或恃聪明，或负意气，或倚富而有财，或倚贵而有势，一味傲慢无礼，恣睢暴戾，何所不至？始于犯上，终于违悖。所以天下第一种凶人，多从目中不知有名分积渐而成。

自己的兄长，原是共气同胞的人，须念我与他身体虽然各别，总是一个根苗而出。你不想那三四岁的孩童，哥哥弟弟全无尔我，总没猜疑。直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忽发妒忌，自利自私。或听了妻子枕边的语言，或信了亲友背后的挑弄，或因产业资财先是争竞不已，遂至殴讼交加，却把至亲手足轻则看为路人，重则视为仇敌。殊不知打起官司，告起状来，家私用尽，都成穷汉，只落得少了一个帮手，岂不可惜？又有一种人，外面呼兄唤长，揖让礼文，如同至厚，怎奈内中所存的，各有一心，尤为可叹。

又如本族的族长，亲戚中的亲长，以及道德缙绅前辈乡党，或有钱财可倚，或有势力可借，或慕其家资，或畏其权要，无不当面奉承，背后称赞，一切礼貌殷勤，不肯差错；及遇着那穷困无告，淡泊无能，权轻力少的，同是一般尊长，分明他年纪老，分明他见识高，分明他仕宦久，分明他道艺深，都指他为无用的老头儿、过时的腐朽货，却鄙薄厌弃，侮慢耻笑，作贱欺凌，无所不至。人情恶薄，往往如此。

尊敬长上，不是甚么难事，只要你记着两件：外面要你礼貌谦下，内里要你心地和平。若不如此，则以小加大、以少凌老，伤风败俗，成个甚么人？

人伦上除了父母，就是兄弟，世间不和兄弟之人，与那不孝父母之人，同是一个病根：也只为好货财、私妻子，就没人伦天理了。我只劝你兄友弟恭，合力同心。或读诗书，尔我讲解；或做生意，彼此商量；耕田耙地，出力相帮；手艺经营，留心照应。莫为几句言语就伤和气，莫为几许钱财就起争端。又要徐行后长，去逸就劳，大以还大，小以成小。你试看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在一个忍字；郑内史七世不分爨，惟不听妇人的说话。若同居和睦，原是极好的事，怎奈人心各别，全无痛痒。不得已分门另住，须家产资财公道匀均，分得明白。即或少有不均，便宜也在本家，切不可因钱财家事，伤了骨肉至情。幸而遇着贤兄长，固当尽心尊敬，不可负恩；就是兄长有性情不好的，须要委曲承顺，自能感化相好。万一不能感化的，要知道他是大，我是小，只管尽了自己的弟道，才是敬兄的好人。

凡有幼弟，因年纪小，须要极力教养，切莫欺凌。诸事指点，如同父师，才是兄长好处，且自己有许多受用。

一切尊长，我劝你们敬重，也不是全全要你用银钱去奉承他，只要你存着一个敬重的心，如行则随行，坐则傍坐，当拜就拜，当

揖就揖，有问则起身对答，有事则赶赴代劳。一点循名谦分的念头，心安意肯，发出恭敬来，不敢用虚伪，这就是敬重了。

前辈家风，凡百事情但是尊长说了的，卑幼就唯唯从命。近来风俗，多是少年用事，任意乱行。见尊长中有衰弱落薄的，就不服气称呼他；见高年老成人，就说他是古板子、迂老儿，不要放他在眼里；见官员长者，就说休要畏缩奉承他，只管大模大样。不该抗礼的，也强与他抗礼，以此为有气岸，殊不知他年纪大似你，行辈先似你，见识多似你，名位高似你，你是卑幼，他是尊长，如何敢戏狎他？如何敢欺侮他？假如别人轻忽你的父祖，你心里必不喜欢；下面人触犯了你好，你心中亦不能堪。你今日虽是卑幼，后来就是尊长，你也要受他人的敬重；今日你不肯敬重人，后来人亦不肯敬重你。你何不将你自己的念头转想一想？如若存着骄亢的心，眼界自然无人，必至越礼犯分，做出放胆事来，定不是保身全家之兆，可不猛省畏惧？

敬上为何把自己兄弟列在内中？要知道孝悌为仁之本，这兄弟与我原是天伦手足，譬如根本上生出来的枝叶，若是根本坚固，枝叶自然茂盛。假如不能与自己的兄弟和好，岂能真知别人的上下？所以圣人说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每见世上有种人，不识轻重，不明伦理，自己兄弟情谊乖离，反与外交好，虽是联盟结社，其实德行有亏。况且人若遇了患难，至厚的亲友，反不如至薄的兄弟。凡有此事者，急当改悔。

卑幼理该敬重尊长，但是为尊长的，必须自尊自贵，不可自轻自贱。有一种人，恃着自己的名分大、年纪高，见卑幼们懦善的，就事事欺负他；见卑幼有钱的，就件件指望他；或礼求周备，或事论繁难，设有不应，始而恼怪，甚至辱骂。这等尊长，是自己先失了体统，无怪乎卑幼们嫌恶鄙薄。为尊长的，当思父母生子，不知施了万千恩惠，尚有忤逆不孝的，何况尊长呢？一切事情，俱要量放宽些，记好莫记坏，凡百扶持教爱，那卑幼们岂有不敬重的理？

和妻

和夫附内

人伦不重，不能成人。这人伦内，除了父母兄弟，就到夫妻了。世上夫妻和好的甚多，不和好的甚少。这不和的根源，总从夫男不明不正而起，或是鄙妻子出身贫贱的，或是嫌妻子容貌丑陋的，或是憎性情痴愚的。他既不如你意，你就与他不和，甚至有动不动就呼叱辱骂，如同奴婢。但你既以不和待他，他自然以不和待你。殊

不知大如天地，亦不离于阴阳，这夫妻乃是人伦之本。你想世上男女不知有几万万，他今独与你合为夫妻，就是前生注定，天数配成，原不是容易的。你只想你妻子丢了自己的父母，来孝敬你的父母，撇了自己的兄弟姊妹，来奉承你的兄弟姊妹，嫁到你家，生男育女、纺绩针线、庖厨门户、浆洗照管，不知受了多少辛苦，原是仰望你终身，倚靠你过活，希图一个同心和好、身家安乐的，不意你为丈夫的心肠改变，却生出鄙嫌憎厌起来，你自揣自心，安与不安呢？你若鄙他贫贱，我眼中每每见了许多富贵人家的妇女，习惯了娇傲的性情，动不动就欺负丈夫，不肯柔顺，反不如贫贱人家女子，肯代你辛勤劳苦。况且世上富贵原是循环不一的，未来的事，那里定得？你今说你富贵，何不看那宋弘贵为司空，皇帝欲将潮阳公主招赘他为驸马，不想他说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话来，所以不能强他。可见贵为宰相，又遇着皇帝招赘，尚且不肯改移，何况你不曾贵为宰相，皇帝又不曾招你做驸马，你因何鄙起妻子贫贱来？你若嫌他容貌丑陋，我眼中每每见了许多丑陋妇女享受大福，所以前人说：“福在丑人边。”若标致美貌妇女，多有为媚优下贱，常言说得好：“红颜多薄命。”一些不错。你今说你妻子容貌不美，何不看那刘廷式定亲之后，登第归来，不想所定之女已经双目成瞽，女家又贫，不敢复言婚事，廷式择日完娶。或劝纳其幼女，廷式坚执不肯，他说道：“此女我不娶，平生遂无所归。吾先许之矣，女目虽瞽，岂可负我初心哉？”竟娶与偕老，除不嫌恶，反更和好。后生二子，皆成大贵。可见就是瞎子，尚且欢喜领受，何况你的妻子眼睛又不曾瞎，你又不曾登第，因何嫌起妻子丑陋来？你若憎厌他痴愚懒拙，须量他是妇女们不曾读书识字，自然不能明理，又且性气偏执懒拙，自然不能停当。你为丈夫的，须要多方教导，不愁不改。何不看那猴子尚且教能做戏，狗子尚且教能踏碓，老鼠教能跳圈，八哥教能吟诗，可见禽兽尚能教通人事，何况他是个人，岂有教劝不来的？万一就教劝不来，也是你命数所招，你只当以人伦为重，自安命数，不必怨恨。我眼中每每见了许多聪明停当的妇女，胆大才高，做出许多不好的丑事来，反不如这愚拙妇女，倒肯安分。总之劝你为丈夫的，一切事只须退一步想，假如娶着强悍不贤的妇人，将你百般凌辱欺负，不怕你不受，此时你又何如？千万不要再妄想了。

世上有几种男人，辜负妻子，必有恶报：即如有不喜自己妻子，反喜攒谋别人家妇女的；又有已生子女，忽然厌常喜新、妄意娶妾收婢的；又有或骤富家资，或幸登甲第，便厌弃糟糠、多谋姬妾以图欢乐的；又有迷恋娼妓，情酣歌馆的；又有商贾远出，贪着外宠，

经年累月不归家的；又有好赌好讼，不顾妻子好歹的；又有不理正务，只图饱暖，终日逍遥闲荡、招揽他事，置妻子饥寒于不问的；又有宠妾侮妻的；又有狂癖男风外宿的，这几种人，总不知唱随相守、琴瑟相调的快乐，致令妻子孤灯独宿，凄惨谁诉？黄昏风雨，情更难堪。这样没良心的人，只怕怨气积聚，鬼神也不肯饶你。

丈夫固要与妻子和好，而妻子更要敬重丈夫。须知夫乃妇之天，柔和是妇女们最要紧的，凡百事情须要你依从丈夫的教令，不可违拗。就是你丈夫偶有不是的事，也要你存心忍耐，从容劝谏，才为好妇女。我每每见而今的妇女性气刚强，自骄自傲，事情少不遂意，就要高声叫唤，甚至要咒要骂，要打要吵，或倚着娘家的财高势大，或恃着自己的容貌标致，或妄心想要富贵而鄙夫贫贱，或私念要爱俊俏风流而嫌夫粗丑，乃将丈夫任意欺负，大失妇道。扬州妇女，既不养蚕，又不织布，太阳照多高尚不起床。一个头发，就有牡丹头、海棠头、二龙戏珠头、双凤穿花头许多名色，梳上半日，镜子照了又照。晚间饮酒闲谈，坐上多时。如丈夫银钱多，就要剪衣裳、置首饰，不知省俭些；如丈夫银钱少，定要美酒、美食，不知体惜些。不喜勤俭持家，只要好吃懒做，将家中事情不去照管，也不问米有多少，也不知柴价高低，一味要逍遥自在，且图眼下。更有一种妇人，喜欢游山赴会，入寺烧香，甚至倚门谈笑，买东买西，吃烟看牌，吹弹歌唱，无所不为，全不想丈夫娶你来家，原是要你治家立业、同心和好的。要知道你丈夫在外边受了多少风霜，吃了多少辛苦，求得银钱衣食来，你在家中安然饱暖，不知爱惜，还要挥霍浪费，不肯学好，以致你丈夫神思消索，走头无路，家计日渐淡薄。及至到了日后事业败坏，百般的饥寒苦楚，俱要你去领受，此时虽然懊悔，也是迟了。怪不得你丈夫不喜欢你，要冷落嫌恶你，就是家中大小，俱要你早死；亲友们知道的，俱要你速亡。无人不谈论你，个个都唾骂你，你何苦做这样一个恶妇？况且你今生不为男身，也是你前生罪恶深重，不肯修积学好，才脱生妇女的。若是再不速速改过，这罪恶又加深重，只恐怕后世要一个人身，也是难得的。要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要你性敏才高，只要你性情柔顺，只要你做事勤俭，更要你公婆不可忤逆，丈夫不可欺凌，再要你姑嫂妯娌们不可乖离，媵妻奴婢们不可残刻。若扶助你丈夫成家立业，不独你丈夫要钦敬你，就是你娘家父母亲知何等光辉？不独你丈夫子女有许多快乐，就是你自己也有许多受用。这都是要紧的说话，妇女们都要切切记着，速速改悔学好，不可忘了。

世上有种妇人，自己不能生男育女，丈夫年纪虽过了四十多岁，还不容他纳妾收婢，传个后代，只是妒忌悍毒。岂知光阴迅

速，悠悠年月，快去如箭，及至到了丈夫精血衰老，却不能生子，竟斩了他的宗祀，绝了他的后代，虽然百般后悔，也是迟了。一旦身死，只落得将你夫妻苦挣的家业，都被亲族人等群起纷争。不独害了你丈夫一人，连你自身的棺坟坟墓都无人葬祭，可怜孤魂夜哭，岂不伤惨其中？间有勉强容着丈夫娶妾的，也多吃醋拈酸，打张骂李，以致家室不宁，反为破败。我劝你做个贤良妇人，但是丈夫无子的，须要真心实意代他娶妾，倘若生下男女，一来接了祖宗的枝脉，二来少不得敬奉你做母亲，岂不大有受用？何苦学那妒忌恶妇，自讨苦吃。

夫妻和好，自然淑气满门，家道也渐兴旺，每日也甚快乐。其取和之法，须要彼此亲爱，恭敬如宾。贫富也要相安，贵贱也要相守。也不可倚着家资厚积而骄傲，也不可靠着身势贵显而欺凌，就是夫妻中有不是的事，也要彼此包容忍耐，委曲劝谕，令其听从改正，不可就生嗔忿。《诗》曰：“宜尔室家，乐尔妻妾。”丈夫日宜咏也。孟子曰：“必敬必戒，毋违夫子。”妇人又不可不切记也。

男刚女柔，是理所应该的。世上每有一种丈夫，爱敬妻子如同尊长，有事畏惧不前，而妇人反河东狮吼，牝鸡司晨，即大非家门吉兆。

教子

教女并载

世上接续宗祀，保守家业，扬名显亲，光前耀后，全靠在子孙身上。子孙贤则家道昌盛，子孙不贤则家道消败，这子孙关系甚是重大。无论贫富贵贱，为父祖的，俱该把子孙加意爱惜。但是为父祖的，不知爱惜之道，所以把子孙都耽误坏了。何谓爱惜之道？“教”之一字，时刻也是少它不得。试看古者妇人，一有怀孕，就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这叫做胎教，所以生子形容端正，聪明过人。子能吃饭，就教他用右手；子能说话，就戒他出娇音。六七岁时，男女就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一切出入饮食，教他逊让长者。衣服不许绸帛，饮食俱有时度。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岁入大学，教之以明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至于女子，十岁时就不许出闺门，教以针剪纺织之法，饮食厨臼之事。一切语言容貌，俱要温恭柔顺。古人教训之法还多，不能尽述。想他当日，岂不知爱惜子孙，为甚么把子孙这样拘管呢？正为不是这样拘管，就成不得人。所以孔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必定要劳苦子孙，才不耽误子孙，才是真正爱惜子孙。

子孙好与不好，只在个教与不教上。起根盖不教他俭朴，则必奢华；不教他辛勤，则必游惰；不教他忍耐，则必忿争；不教他谦恭，则必倨傲，出此入彼，自然之理。但世上的人，那一个生下来就是贤人？都从教训成的；那一个生下来就是恶人？都从不教训坏的。譬如玉不琢磨，就是废玉，怎得能成珍器？田不耕锄，就是荒田，怎得能成丰熟。

教子一事，为何专责在父母身上？假如父母不去教子，乡党亲族中就有好人，那能件件教导，日日不离？言语也不相信，情谊也不关切，谁肯像为父母的心肠，苦口饶舌，惹他厌恶？所以儿子学好学不好，都是为父母的专任，万一父母不在，总是祖叔的事。

世上也有富贵人家生出来的子孙，辱门败户；也有贫贱人家生出来的子孙，立身扬名。可见子孙的好坏，全在教与不教，原不在于家门之富贵贫贱。但人生一世，子孙是个后程，若是子孙不好，任你有极大的事业，总无成立，父祖死后，只落得傍人笑话。就是平常人家，也要个接代的子孙，所以人家子孙是最要紧的。若是有了子孙不去教他，也是罔然。所以教子学好，更是最要紧的。

可惜而今有子孙者，胎教的道理全然不晓，至于生长以后，娇生惯养，使性气也不恼他，骂爹娘也不禁他，欺兄压长也不约束他，慢乡邻、辱亲友、游手好闲、任意为非也不责治他，一切饮食衣服从其所好，满口膏粱，浑身绫罗，甚至诬赖骗诈、好争惯讼、坏尽心肠，除不警戒他，更有反夸子孙乖巧者。如今世上妇人护短的甚多，一见丈夫管子孙，方才开口骂、动手打，他就拦阻嚷闹起来，因此宠坏子孙者不少。

世间不肖子的根苗，多从父母酿成。但父母爱惜儿子，原是好意，殊不知子若不教，正是把他一世终身都坑害坏了。我每常见人家父母惜儿子，任他的性情，游戏闲荡，读书的，书也不问他读多少；做事的，事也不管他做若干，凡是略辛苦的生业，便不叫他做。殊不知把他的身子懒惰惯了，性子自在熟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便诸事只图自在，稍有勤劳的，就不欢喜；少有辛苦的，就不耐烦，因此一切事务，东不成西不就，苗而不莠，莠而不实，粗鲁浮浅，不得成器，多从这个惜他上酿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爱儿子，定要好食与他吃，好衣与他穿，好器物把他用，好去处领他玩。殊不知他吃惯了好的，穿惯了好的，用惯了好物件，玩惯了好处所，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便奢华惯了，不知节省，也不晓得银钱如何难挣，也不明白家业如何难创。因此浪费浪用，卖田卖屋，多从这个爱他上酿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疼儿子，随他的偏执，凡百事情惟恐怕违拗了他，尽他要的便与他，尽他恼的便替他打骂出气。殊不知顺

从他惯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一发自由自纵，打人骂人，闯祸生事，多从这个疼他上酿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喜欢儿子，专一调笑哄他，就是他说非礼之言，只管作耍；做诡诈之事，只管作戏。殊不知把他褻狎惯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一味苟且歪邪、越理犯分，多从这个喜欢他纵容起来。又常见人家父母不拘管儿子，长至十来多岁，已至成人，他交的朋友，也不问他贤与不贤；做的事，也不管他好与不好。殊不知把他纵容惯了，及至他后来自己做人，全无忌惮，总没怕惧，奸盗邪淫、为非作歹，多从这个不拘管他放肆起来。可见种种坏事，总由父母不教而起。及至后来家业被他破败，祖宗被他玷辱，父母妻子被他连累，那时父母割舍他不得，欲教他又不能，到得此时，方才知当初惜他、爱他、疼他、喜欢他、不拘管他，却不是为他，都是坑害他。悔也悔不来，教也教不及，恨也恨不了，只落得凄惶苦楚，旁人叹息。不独为父母的痛恨早不教训，就是为儿子的自己也痛恨父母早不教训。就恨也无用了。

有一等老年得子的，又有一等生子艰少的，俱爱之如掌上明珠，恨不得时时捧在手里，日日含在口里。止知道骄养放纵，全不知道教训责成是为子孙的好事，以至为子的自幼至长未曾听一句好话，未曾见一桩好事，未曾近一个好人。到得大来，奢侈放肆，无所不为，轻则败坏家门，重则招灾惹祸，连父母也做不得主了，追悔何及？

世间有一种逞强的人，偏不喜子孙守分；有一种护短的人，最怪说子孙不是；有一种糊涂的人，凭子孙交游匪类、嫖赌横行，他总不知闻。及至子孙不肖，但诿成败由命，岂非大愚？要知养子不教父之过，为父者，教子之事切莫轻忽。

世间有一等知教训而不知道理的人，指望子孙长进，其实与耽误者一般。就如教训子孙读书，原是第一等好事，争奈不知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教导的，不过是希图前程，指望富贵，改换门闾，衣锦还乡，把子孙养成个谋富贵、图货利的心，所以后来没甚好处。试看从来子孙做了官的，不做好事，不爱百姓，往往玷辱家声，折损阴骘。甚而贪赃坏法，以至家破身亡，遗累父祖。这不全是子孙不肖之罪，却是当初教得差了。

教子之法，全在幼小时候。古人说：“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又云：“小时不役，大时叫屈。”又云：“桑条从小郁，长大郁不直。”趁他年纪尚小，童心未丧，习染未深，正好作主，急忙教他成人。若等他知识大了，便唤他不转；若等你年纪老了，便铃束他不下。所以子孙必须自幼小时便时刻教训，不可错过。

教子之法，也要循个次序。六七岁时，便送学读书，把那件事该做，那件事不该做，对他说得明明白白，使他晓得为善的是好人，